

邵尊成老师

■孔明

几年前，我在东郊搞了一个读书会，发出消息，没有具体邀请一个人，全凭自愿。那天来了一位老者，一头白发，文质彬彬，面目慈祥，我认出来了：“哈，邵老师！”感觉意外，所以亲切。

邵老师，邵尊成，故乡名师，教语文。当年他在玉山二中教书，二中占用了白玉堂，俗称白玉中学。他曾教过我大哥、二哥和我姐，所以他的名字，我并不陌生。我是春天入学的，其时他调到玉山一中，俗称玉山社中——顾名思义，就是玉山公社的中学。这年秋，我转学到玉山社中，但只上了一学期。记得班主任是王秉杰老师，教语文的就是邵老师。只一学期，对他了解不多，却记得他严肃、认真，上课一丝不苟，学生肃然起敬，课堂秩序就很安静。我住在学校对面的玉山供销社里，隔一条马路兼街道，来去方便，除了上课、自习，很少待在教室里，与同学互动少，与老师接触更少。总觉不适应，我又转回白玉中学了。想来，与邵老师的师生交集，就限于这些蛛丝马迹。

我父亲认识邵老师，常提起。那年那月，虽然批判师道尊严，还反潮流，但对老师，无论给我是否上课，我都一律仰视，总觉他们与众不同，是高一层次的人物。父亲见到老师，恭敬有加，我自然深受影响，对老师不敢怠慢，见了必打招呼。我上初中时深得老师厚爱，可能与我发自内心的敬爱有关。这种心态使我记住了所有老师的面容和神态，包括言谈举止。邵老师说话文绉绉的，这印象深刻，所以深藏心底，一旦唤醒，瞬间鲜活生动，记忆里的他就在我面前幻如当年了。

我是1977年寒假离开玉山社中的，再见邵

老师是2018年秋，屈指一算，隔了40多年。岁月无情，染白了老师的一头乌发，也稀疏了我的一头浓发；岁月有情，老师未曾忘记我这个学生时代的愣头青，我也未敢忘记曾经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那天和他一握手，一刹那间，时光倒流又回流，心里顿生暖流。师生相见，恍若隔世。

与邵老师加了微信，得空儿浏览朋友圈，常看见邵老师不是发表诗文，就是展示他的书画作品，对他不能不敬意有加！才艺是先天的，也是后天的，信哉！我尤其喜爱他的画，他画山水，形神酷似秦岭的北麓嶙峋与横岭的沟壑纵横。我是在横岭的边上、看着秦岭长大的，自然能读出他山水里、我心目中的巍峨高峻与秀美风骨。他更是看着秦岭长大的，且在秦岭脚下教书育人一辈子，那种与自然生成的感怀与亲和力以及岁月赋予的情愫是他独有的，也是他人难以企及的。胸有山水，情感催生，与生俱来的创作冲动与聪慧使他的纸上走笔如神附体，虽然不无刻意，却不呆板，更不扎势，那些笔意墨韵，正是他想要表达的，真情实感一目了然，动人情处一言难尽。一句话，那画只能出自自我老师邵尊成的手笔。

今年春上，我大哥说，邵老师去我的故乡杏树凹了，携带着他新出版的书。我大哥接待了他，师生相见，自是一番亲热；我村里还有一位他的老同学，阔别半个多世纪，自是相见甚欢。邵老师激动不已，赋诗一首，传给我分享，我也激动不已。已是八旬高龄，仍然健朗如许，思绪如飞，才情、灵感泉涌，不但诗文书画兼修，而且还出了书。人生福报，非此而何？

邵老师的书厚厚的，拿起来沉甸甸的。有

遥望廉涛那片海

■丹飞

结识廉涛，时为癸卯立春，在陕西礼泉举行的全国现代诗歌大赛颁奖盛典上，我是状元郎，他是特邀嘉宾，活动结束后，廉涛赠我他的散文集《心中那片海》，并在庭院中一片翠绿的竹林前合影留念。临别时，他让我对他的书多提批评意见。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文坛、学院高明撰文点赞过其人其作，不乏有文句、段落乃至篇章挠到“痒”处。这就给我出了道难题：我必须看见诸位没看见的，写出别人没写到的廉涛的“心海”。

封面是书的脸面，书名是书的眼睛。不得不说，这本书设计得很切题，色块处理得像是几笔淡扫出蔚蓝色海洋的一角，这片海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有如入定。简笔涂出几只海鸟，星星点点的鸣叫声似乎要挣脱纸面，抵达读者的耳膜。书名请到了“文学陕军”三驾马车中唯一健在的大名家贾平凹先生赐书，一本书顿时拥有了重量和厚度。此举大当，除了因为贾平凹的字分量足、“值钱”，还在于世人皆以长篇小说为贾平凹头面，实在是散文才是贾平凹的压舱石。我甚至认为贾是当代文学史上散文第一人。散文大师兼一字难求的人物给一本散文集题写书名再合适不过了。

推开封面这扇门，登堂入室，我看到了，读者诸君将看到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从三方面说道说道。

廉涛自爱，他为文的由头、写作的灵感、行文到处无不是从“我”出发，写他所爱、所思想、所从事、所见闻。从他写作的频次、情感的浓度可以得出人、事、情在他心里的位置排行榜，坐牢“情榜”第一把交椅的毫无疑问是亲情，同事

情、师友情应了那句君子之交淡如水；“事榜”中家事与事业难分伯仲，盖因后者的兢兢业业、出人头地才能更好地反哺前者；“人榜”上依次是儿子、孙子、父母。他自己排在什么位置？可以排在父母后，也可以排在儿子前——殿后是他“忘我”“舍我”为人的一面，领衔是他所有爱的行为的内因和动机，不自爱无以爱人。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他的行藏尽皆留诸笔下，出个行，遇到个事儿，考个职称，拜谒马克思墓，前因后果，前情后续，巨细靡遗。他自爱到每一篇文章末尾必载明写作的时间、地点，有时还注明事由。这么说，这本书是他自己给自己记的“起居注”。他在哪儿写下洋洋数十万言的呢？办公室毫无悬念地拔得头筹，办公室与排第二位的书房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活脱脱映照出一个汲汲于表达的高级打工仔人缝裁花的本事。廉涛习惯于手写，这也可以理解其九成九的文章篇幅都不长，字数和文风都颇类似报纸体。写好手稿，交由秘书打字，形成了他文字生产方式的依赖性。

廉涛是“零度写作”的反面，他随时系统过热，是一个自己跟自己“内卷”的人。这是他的写作机制。随手翻读也好，逐页细读也好，你会发现他随时保持在“嗨”的状态，儿子的一封信、一张明信片——细枝末节、“鸡毛蒜皮”都能让他心海生巨澜，进而下笔千言，作文以记之，不为备忘，乃为留下当时当事的切片和标本——不，光是切片哪够！光是标本哪够！活标本都不够，必须是树木也要、森林也要，彼时彼刻全时空移植，必须保证日后随时可以活体原样复现。在“不必要”的地方抒情、浓情乃至“煽情”，是他区别于一般

诗文，有书画，有照片，可以说图文并茂。他是语文老师，教语文，语文也反哺他，使他语文化了，更其文学化了，想不“文学”，都由不得他了。他的诗文是他人生的文字转化，有年华阅历的回味，有人情世道的感喟，还有人在旅途的朝花夕拾，诗以言志，文以道情，言不尽的尘世沧桑，道不完的人间况味，能让人读出一颗赤子之心宛如旭日，能让人在阅读中领悟处世之道直白如月。和我父亲一样，他属一头沉，家庭的担子多半压在另一半身上，不抱愧、负疚是不可能的。和他的同龄过来人一样，酸甜苦辣咸，无一不饱尝过；喜怒哀乐欲，无一不领受过。“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他把自己一辈子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托付给方块汉字了。这样好，这样一来，他就没有遗珠之憾了。这本书留给后人，算得上名副其实的精神财富，是金钱买不来的。儿孙自有儿孙福，此其一也！有这书存世，可以说邵老师无愧今生，福泽儿孙。

活到老，学到老，邵老师做到了，有他的书为证。他的创作热情与创作冲动依然旺盛，他的创作精力依然充沛，兴趣也依然高昂，他应该还会有建树，对此我深信不疑。人是活精气神的，未见老气横秋，却见“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邵老师真把人活成了，活成了他自己的样子，活成了他自己的风景。

2023年9月7日星期四

名家专栏

写作者的个人特色。但如果要将这样的浓度兑水变清减，或斩去情浓的枝蔓，也就成了与旁人无异的同质化写作，那样未免太不廉涛了。

《心中那片海》全书有个特别显眼的外在表现——廉涛喜欢感动，热泪盈眶甚至都不够，很难发现比廉涛眼窝更浅的人，他通常在别人不大可能动情的地方动感情，在别人不大可能内心起波澜的地方大反应，翻江倒海，海浪翻过堤岸，泪流满面。

廉涛心中那片海是什么呢？现实投射也许有一方水域，对于他的观感和意义通过他特有的心理放大机制作用，犹如大海；但更是他反复书写、十遍百遍絮叨表白给读者听，更是给他的书写对象听的虚设之海。这湾海以文字为堤岸，也以文字为海水，以情思狂奔如电、漫漶如海、自剖如海潮连天、水击三千里为这片海注入动感，附着灵魂，赋予生命。宿命一点，古人有言，名不正言不顺，名字是一个人最大的风水。风水言者，心理暗示是也。以我为例，真实，不虚隐，对人对事一片赤诚，公允地看，才华和能力飞动，敢为人先，敢为人前，一骑绝尘的结果容易造成名字谐音“单飞”的境地，因勇猛而无匹。廉涛其名恰好昭示了其文风文格文心——内心轻易就能掀起浪涛，写人记事抒情信手拈来，用自我感动的方式触动他人，用“捐”出自我的方式“撩”动他人，触动到也“撩”到了诸多方家、读者朋友，波之所及，会不会也溅湿你身你心呢？

可以肯定的是，廉涛抱着满腔热爱与他发生深刻勾连的人们，抱着一颗赤子心爱文学，这样的人，可爱；这样的人写的书，可读。

一个盛放的生命，陨落

——写给红庆姐夫

■卫国庆

一个令人窒息的消息，车祸让我的姐姐孤苦无依
在下班的路途，我不禁潸然泪下
川流的车辆不断发出丧钟般的声音
夕阳未落幕，我便赶往回家的路

在医院走廊里，我看到姐姐已然无泪地哭泣
在以往面对的所有丧礼中，她能应付自如
旁边的三姐夫说，这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进门时，二儿子胳膊、腿打着石膏
在他晃动的童年里，亲人们内心悲痛
姐姐们都站起来和我含泪拥抱
在她们红肿的面庞里，充盈着丝丝悲情

亲人们对大儿子说道：“同情他的遭遇”
人们耳语着告诉陌生的亲戚朋友：他是长子
在不该背负责任的时间里
背负了一个成年人所有的担子
母亲将他的手握在她的手中
咳出悲痛不已无泪的叹息

祭祀物品和白色的蜡烛抚慰地放在供桌上
很久以来，时间已经记不清了
我一直在做同一个梦
他的肌肤，一定更加苍白

他的荣誉，迎来了十里八墩村人的送行
北风，诉说着亲人流涕的哀言
他的灵柩，绑上了祭祀的大公鸡
七彩的经幡，摇曳在大山的风中

他躺在一个七尺长的灵柩里
就像睡在家里的土炕上
没有多彩的伤疤
七尺的灵柩，一尺代表他不足六年的寿命
而，姐姐却多年再未嫁人

逝去的恋歌

■卫国庆

农历的八月，我温柔的黄土上的姑娘兰花
宛如水仙花和红豆，站在山上思索什么
黄河水令我窒息，血液在昏睡
像我心中劣质的米酒

思恋的秋月，她的双手会在何方
把夜晚降临的霜白熨烫
降落的雨，打湿了红枣甜了心
使我再次蕴蓄活着的意念

她那蓝丝绒的裙子将会怎样
还有她的勤劳、她的步履
她那当地九月里
醉寒的芳香

她会在门口将一朵彩云眺望
最后呵着冷气说：“黄土高原的天啊！真冷！”
此时，一只野鸟正啼哭
在土窑檐上